動之活也。受于得于天者、依于與于我者。得于天者居內、與于我者居外。胃首飲哺之海。營養之資。蓋此故人舉曰胃氣胃氣。其所謂胃氣者。飲食取與物而運輸消化爲營養者。其權專在肝脾之網經也。肝脾胃之兩翼。政爲一偶。若依古說。膽即脾而與肝偶。脾在上而與偶。肝膽爲謀慮決斷之官。消化運輸專屬諸脾胃。然考之於條理。察之於內景。以知其不然矣。夫胃者居中而爲一身之地。上綿援此。此綿伴經。經

臟而輸精、下鰍擣此。此鰍俗名細、纏腑而靡。肝體清
而精、脾體濁而粗。以濁而脂膏濃厚。人見脂膏濃厚
不知脂膏濃厚之故。全觀蛇腹有脂膏。於此有解蛇記。
不憚冗。錄其全文。其記曰。天明節。未秋八月九日。當
掃除牌蒲。二蛇舍。鼠有十小窠。氣肚。手捕之。擣碎其
頭。剝其皮。不知鼠兒之既遁。欲割腹以救。全故態忽
發。純而觀之。自首至尾。脊椎兩傍之枝骨。長而曲如
鉤。鉤比之於肋骨。其末不包腹。故外皮既剝。任縫判
然而分。蓋以有用于寬闊也。心肝肺皆在包絡中。包
絡洞徹。如隔水見箎。心動。肚。而鰍之自下衝。其勢急
侵。心動劇。綫。操而動數之。鰍得五六動。而後心得
動。隔包絡。分明見鰍。先心後之狀。於晃影之於蛇。以
觀人嘘嘯兒息。鰍四五至之狀。解體新書之動鰍者、
我所謂之經。而其血鰍。則我所謂之鰍也。而其說血
鰍。爲無動矣。今觀蛇腹之既剝。而活者。鰍動最疾。經
動最緩。彼魚除人。血鰍之動。甚。於是。寄我。其說
焉。氣質而管。吹之寬廣。共可容鼠。首。肺在心下。肝背。
鮮紅色。裏面細眼。疏而池。肝二枚。連長。如蕉。紅豆之

莢成。而未實者。上頭小。末頭大。作蕊露樣。黯紫色。長尺許。肘盡而胃愈大。又尺餘。胃將終。而脂膏相擁。狀如鵝腦。膏中有如豆者二枚。一枚盛黑汁者。膽。其汁味苦。一枚內實。下頭如綠豆大。其色淺紫。下頭如扁豆大。其色白矣。顱如羅漢松子。可以老脾。獸膽繫肝。蛇膽親脾。我玩索得其故。獸蛇之脾、共在胃下。獸蛇之肝、共在胃上。而蛇肝以胃之長。不臨胃事之地。獸脾以胃之短。而橫不居胃事之地。彼此相照。則獸肝接胃之瀉口。蛇脾接胃之瀉口。膽汁苦味。蓋掌

海化胃實焉。是以其居不論翼之上下。而胃將畢化虛居。膽之用可知也。鼠兒餽。胃中無物。玲瓏如玉。胃盡胸接。其竅頓窄。胃實不得不然。是謂胸腸。亦弧尺不屈曲。脂膜卷經埋腸。粗如腸形。子細觀之。非腸矣。腸色黃褐。有小班點文。最下脂膜中。見至白者二枚。如菓蕣莢。而繫經者。可以充腎。腸雖軟濁。亦玲瓏。須臾點點。若活東在脂囊者。焉。以無胃實。其意不滿。不日而捕腹滿者而解。他無異狀。囊玲瓏之中。容蜥蜴數頭。道灣口寺詩。蘇物頓如泥。其爲泥處。外

皮膚厚。脂膜濃重。膽脾相關。於是食悉入身脾擁網
與脂膜為消化。膽畢其功。焉蛇體藏脂與骨肉飫分。
心動蹶蹶久而不已。其餘則生意斷。剝皮之肉。蜿蜒
而卷。加生者。以知本氣之肚。不可以同而知者。攻異
學之條理之道也。今所存不經蒸力。直赴胃釜中
唯見其鮮。無門分寸之地。賴加經蒸力胃釜之用。其
處。鳥獸之熟。由鳥卵之薪火。脂膏者易物其氣。可
充鳥卵之火。脾者絪縕之一片。可充鳥卵之薪。膽豈
非收鳥獸調熟之精者哉。胃竇之化。就於養身。脂膏
之功。在變鮮赴之於養。膽之功。在取所化者而成養。
觀諸無門。識脂膏之用。觀膽之依附依脾識。養者資
於調熟。噫天地間。不有胃形長而堅者。安得孩之於
短而柔者焉。故胃者外物。絪縕擁脂。藏於胃下。膽縕
取精。藏於胃上。是兩器絪縕之所成。謀慮決斷。我不
知焉。腔中臟腑。填塞無餘。地之釁隙。分則保運化持。
保運相衛。化持相營。唯肺間胃中。相資繼於色。於是
外物輸喉入胃中。脂網隔胃。釀飲食。化氣液。以培筋
骨。給精力。比之蜂之采花粉。釀巢中。化蜜以自養。

亦可起鼎上者水鼎下者水不下泄火不上炎者
双炙物也然而皮肉則沾物精寄則禁寄懶則泄各
味在胃中而質細緻和雪雨布澤嘮喻相合翕如純
如以保太和共失其和鬱隙正開水濕滲其間鬱熱
釀其中春撓鬱蒸蒸獨狗相聚不煎熬津液則流濫漂
溢消化氣德卻惡飲食輸送令儕吐瀉泛起水液地
臟徒通其道細緻魚所用雖飲湯雖食旋瀉衛護
復天氣鬼爲之閉鬼魅觸氣不寒手慄烈不無手鬱
燠是以知人氣之和于寒熱勢有所頓膚生寒無寒
暑者天地之時令瘴疫者細緻之結邪衛護失寄邊
陲有事故風寒之感及鬼則魂而浮及月則泄及暇
則咳及耳則聲顯腦背脊手足之末倦怠疼痛窒塞
衛中之津液釀成痰喘涎沫終侵化營中椅角攻神
舍關門不守神不安舍妖怪役視聽人認邪祟不詔
絶倒縱者本灰爲狂爲癲如夢如幻鬼息之態卧則
勢緩起則勢急嘮嗑緩則衛護解癲嘮嗑急則衛護
警癲故書之衣裳敵夜之被衾爰知衛護在氣息氣
息通滕理睡覺者神本之所代精力從神營衛從本

九四ウ

喘者ナ而喘者ノ如　易氣ニ人イロニ病アリ

トテモ呼吸ニ苦サノアルヘカラサルニ似但外狀

喘者ナ喘者多キヤウニモ見エヘシ病名喉刀

ニ氣ヲ入ルヲ小手常ノトオリナレ共内ニ受運

ノカナキ故人ヘキ氣ヲ中コロニノセリカヘシテ

傷ル故稽アリテ喘者多キヤウニ見ルトイフコトナルヘシ

喘者微而喘有激笑ノ者

皮間爲疝、在腸外爲癥。是邪竊資繼之資。攀援其主而爲非氣非飲非肉非骨以釀痰飲瘀垢臓癥蛔蟲。猶艸木之流脂結瘤生蟲出菌。是天稟之外感爲障碍。癥瘕相類。蛔蛕相似。猶痰飲臓腑之各有類。壽益痰者衛中之滯。癥者營中之結。痰在衛中而飲則下在胃中。癥在營中而疝則外在腹中。

癥瘕實相儕。而癥之在腸間。猶痰之在肺間。古居於膜中。則無路於勾出。瘕之在膜外。猶飲之在胃內。居近表面。則有術於鍼灸吐下也。瘕者氣而結。

時消化之氣猶手衛。則筋骨爲垢。在

氣液罷於所不化氣液而

身生之活主。營衛爲主。今病而困者。運轉消化之氣
勞。是以其覺不欲飲食。若病于營而不病于衛。則筋
膏皮肉則無事。若病于衛而不病于營。則飲食便溺
則自若。若有困于營養。氣息不作用於內。喘者少而
嗜者多矣。於是喘氣不運于營中。纔至天氣於衛中
而出。於是假寐而息者。觀營衛共不勝其役。是以脏
中和營衛。則人各全其天。臭而不和。則不化氣液。而
生濁濁。於是細緼不運于正。而運于邪。氣液罷於所
資。婿邪餘於所資。粘滯在上爲痰飲。在下爲湿垢。在
皮間爲疵。在腸外爲癥。是邪竊資繼之資。攀援其主
而立。非氣非液非肉非骨。以釀痰飲湿垢。膿瘍蛔癥。
猶艸木之流脂結瘤。生蠹出菌。是天禀之外。魔爲障
碍。癥瘕相類。蛔蛕相似。猶痰飲膿瘍之各有類焉。蓋
痰者衛中之滯。癥者營中之結。痰在衛中。而飲則下
在胃中。癥在營中。而症則外在皮中。
癥瘕實相濟。而癥之在腸間。猶痰之在肺間。占居
於膜中。則無路於匀出。瘕之在膜外。猶飲之在胃
內。居近表面。則有術於鍼灸吐下也。瘕者氣而結。

聚于腹肚、結于頸項。腹而著筋者瘕、爲氣者痞。瘕而成形、始與癥混。腹者皮爲表、膜爲裏、皮膜中間則任綫之外、浮衆左右之兩筋、出兩肋入曲骨。皮膜之間、受喘氣於脇膜後、遷毒動㊀爲根據、肩背之毒易下注、腹肚之毒易上衝。氣之上衝心胸者、爲奔豚。金匱曰。奔豚病、從小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又曰。奔豚氣上衝、胸膜痛、是皆皮裏膜外之證。細繹之變化、見疝見瘕、見鼓、見奔豚、皆不過一部之證、配當腎積之說、不足用也。

膿者、化毒於肉、瘍者、作穢於液。

瘡瘍者外發病之總稱。多內含膿瘍。大段分之於二。曰癰曰疽。雖於其血瘀肉腐則同、而厚薄居肉曰癰、沈陷骨曰疽。是靈樞之意、與條理合。鑾說曰。癰爲易、疽爲難。癰者漲、疽者乾。癰者張、疽者陷。癰者紅潤、疽者紫黑。漫游記 故氣血之分、交會分明。毒聚而高突者、癰之輕者也。交會漫然、毒陷而塌入者、疽之重者也。分之於瘍。瘍滿脚正者、瘍之癰也。脚亂腫陷者、瘍之疽也。夫人身之條理、臟內腑、胸外

伸。故臟無瘡瘍之患。腑不論內外。有瘡瘍。但肺獨
以肚之盛氣有抑鬱。則被蠹蝕。以爲瘡焉。有吐痰
汁者。有吐涎沫者。吐痰汁者。世謂之肺癰。他臟不
見有瘡瘍蠹蝕之患。腑者以屬表不免此患。而內者
不可見。外者可見。於是主外。外者皮肉皮以液守
肉以血守。血液抑鬱。肉必腐爛。浸淫以及筋及骨。
故有溢必結。有結必著。著則其物可數。液者氣也
表也。液之停如紙。紙者血也裏也。其淫鬱底。液者
清。其覺爲痠。其汁爲痰。血者赤。其覺爲痛。其汁爲
膿。於是此患爲液結。爲血結。浸淫而成者。爲筋結。
爲骨結。白屑風。風在表。疏瘡水瘡。爲疫。於液。疥
癬斑疹。頭瘡月蝕。腫瘡癤瘡。至眼胞之瘡。腎風陰
瘡。皆毒之結于液者。其覺痠。其汁痰。其痛漸漫不
收者。皆是也。至其毒甚。液陷血。患刃失血。守液毒
徹底。日漏瘡汁。鑄隘內閉。內神無所專。終促命期。
是液毒之疫也。血結者。其覺爲痛。與液共病者。痛
瘡相兼。不兼液者。但偏痛。打蹼閃挫。至疼痛諸痛
疫。毒淺則近表。毒深則入筋骨。爲痛爲膿。正氣不

能修篇籬。縱其衝止。則傳注如白虎之嚙。留滯似
鷂搏之[illegible]以爲種種之患。是素結於血肉也。其結
筋也。瘰癧馬刀結核。多滯頸項之間。其能爲漏爲
瘡而不收。緣於筋[illegible]於肉者。爲癰瘤。癰能突起瘤
能肉腦。則其肉自分。癰疽筋既緣骨。骨被其禍。筋
爲收斂。急迫不能伸暢。骨日爲高起之勢。輪囷離
奇。屈曲癰癤。終爲不治之症。在四肢。爲附骨多骨
之疽。筋結之一種。骨筋之處。最能結著。天刑之一
種。[illegible]重而症。氣肉腐爛。更穢不可近者。結在血肉。
外狀不變。氣肉瘦削。十指或攣拳或縮沒者。謂雞
爪。是沈入筋骨也。亦癲中之癲疽也。按天仙子北
山醫話云雞爪風言風症。指節強直不屈。狀似雞
爪。而無指節者。亦名雞爪。按
訪宜一本作傍宜或本書按
孫君[illegible]也宜作淮南有徐氏世以
酒坊爲業。上奔訪其家。必進美酒。辱事甚謹。以屬
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
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也。謂徐雞爪云云。老
學菴筆記云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illegible]指端

能修簷籬。縱其行止。則傳注如白虎之囓。留滯似鶴膝之[illegible]以爲種種之患。是素結於血肉也。其結筋也。瘰癧馬刀結核。多滯頸項之間。其能爲漏爲痰而不收。緣於筋[illegible]於肉者。爲瘰癧。瘰能穿起。癧能肉腐。則其肉自分。癰疽。筋既縱。骨被其禍。筋爲收斂急迫。不能伸暢。骨日爲高起之勢。輪囷離奇。屈曲瘣瘤。終爲不治之症。在四肢。爲附骨多骨之疽。筋結之一種。宗筋之處。最能結著。元刑之一種。[illegible]重而症。氣肉腐爛。臭穢不可近者。結在血肉。外狀不變。氣肉瘦削。十指或攣拳。或縮沒者。謂雞爪。是陂入筋骨也。亦癲中之癲症也。按天仙子北山醫話云。雞爪風言風症。指節強直不屈。狀似雞爪。故名焉。然又有人生而無指節者。亦名雞爪。按孫君孚談圃云。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拳事甚謹。以屬異日計。上曰汴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云云。老學菴筆記云。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illegible]指端

一節。外甥亦或傳。由此則渾家血脈一路皆雖瓜者亦有之。以癥之一種。孫眞人曰。發於外皮薄爲癰。外皮厚爲疽。又曰。凡腫根廣一寸已下名癤。一寸已上名小癰。如豆粒大者名胞子。癰疽之字義可知也。

蛔者。化動於腸。蛔者。化動於肉。癥瘕是腹疾。痞癖積聚。亦其異名。立名轉增。至仍至雪。終混親疏。後世之弊也。古川秀菴。以癥對疝。并積癖於癥。歸聚瘕於疝。不以瘕疝分男女。最爲痛快。若他所變。以命其名。名何恨焉。若以所統紀之。癥瘕而足。結得鬱於肺胃。而居。則痰飲。得鬱於腸外皮裏而居。則癥瘕。瘕者積也。有物積營膜中。瘕者聚也。有氣聚營膜外。故癥者腸外之結塊。瘕者皮裏之滯氣。瘕之大段。痞與疝也。在皮裏者。疝則赤著筋脈。痞則赤聚皮膜。任纔有動。依神闕而立。平隱微動者。健之肚。拘攣激等者。病之狀。是由興正氣相搏。輕按腹皮。有如有物色風浮氷者。有上下拘急。如按弓弦者。有撲之則鬱內如得肉臠者。有腹面爲色畫如溝澮者。其間者。有輕撫之微浸

手者。皆裹之狀也。向腹裏摩之。有堅如石者。有轉奔不定處者。有發則露大塊。已則不知其處者。或如蝦蟆伏。或如長蛇蟠。皆癥之狀也。又有腸中之竇。便有子宮之血塊。有標筋之隆突。有妊娠者。易與癥混焉。皆同惡相濟焉。互爲聲援。病嚮脊脊。腹背。鬱食筋骨脂膏。是以脏中郁營衛。造化有機關。精神之舍。津液之原。營中持而化矣。衛中保而運矣。自本至標。莫有所遺。流利有所壅遏。則病著其處。靜觀造化之爲。石結于天間。醯雞生於瓶甕。故牛而黃。狗而竇。馬而墨。瓶而玉。於天地則石也。於人則癥也。本綱引程氏遺書曰。閻中波斯人發古塚。棺內俱黑。唯心堅如石。鉅閻觀之。山水如畫。中有一小僧。又引朱潛溪文集曰。臨川淳屠。死後火焚。唯心不化。出五色火。佛像三寸。非骨非肉。鳴呼。心一肉團。焉得不燒化乎。閻中所得者。或其葬所從者。亦不可知也。不然則腹塊與臨川僧腹中之佛像同。猶竇馬墨之類已。如出五色之光。則當火著經癥者。若投銅墨於火中。然也。蓋佛徒能結念。結得爲佛像。爲真骨。造化之陶冶。有使爾焉。豈

太閤時。其臣丹羽長秀。患腹痛不勝其苦。等自潰腹而死。
腹中有物。如鼈。公奇之。以賜醫。出于羅山子豐臣家
譜。筑前一士。火葬見塊。髣髴肖其人。出于益軒大和
本艸。夫奉聖學氏之教者。茶毘得舍利者。不復舉也。
於是毒之結。與念之結。亦復如此。蓋腹中之患。蛔
蟲也。塊也。塊者堅生。植之種類。蟲者飛生。動之部
分。蛔以總腹蟲。瘕以總腹塊。是以。蛔雖非一形。不外
氣類。塊或肖氣類。不過富似。蛔形奇者。雖具手脚。而
大概類蚯蚓。而短者不盈寸。曰蟯。長者踰十丈。曰寸
白。其他非尋常物焉。蛔以盲腸爲巢窟。吐下出者。不
安其處也。細縕之化機。自古所無者。或恐焉有矣。今
新得者。不可見也。華佗下蛔。羊猶魚膾。文伯吐蛔。
化水留之髮。或謂龍託。甪閣。或謂蛭蛟腹中。物雖變
化相之之事不誣。而留舊體。而之他物。出我天地。託
他元炁。從無此理。內者臟之所在。外者腑之所在。腑
梅賀。臟之氣。臟腑之條理也。而謂五臟各生蟲之嚼
其本臟。皆乘人不知。行此無稽之言。不用嘿嘿辯之。
行餘醫言。謂蟲生渾鬱。無體而蒸熱也。卜兒元氣猶

未壯。故飽食。則元氣奔命於胃。而腸間鬱滯蠱。無蟲乃生而下出。若米穀連入腸中。元氣奔命於腸胃中。鬱滯蠱。熟蟲乃生而吐出。腸胃上下。蟲之生出。其化機俱同。此止蟲之生出。而無患害。以元氣尋乃健運也。乳兒大人亦不異之云。夫元氣也者何謂。幼壯衰老。莫非元氣。如消化運轉。則當中之細細而已。故人之幼稚。體氣雖脆弱。其元氣則月恒日外。既曰元氣。不識奔執命邪。其辭似言意。苟如此言。蟲竈元氣之去而生。無有常處。

蟯蟲。皆居盲腸。意人亦然。焉爾。

世俗言曰。蛔必與主共生。與主共生。古人又有八萬尸蟲與人俱生。若無則不主之說。恐是佛典之餘說。佛家八萬四千。畢竟數多之稱。與人俱生之說。雖如未可信。而我爻麻剛主。屢驗獸腹。嘗語予曰。蛔居胃隔口之下。膽下維之後。鮮未及踰時。膽係易見者。蛔亦數焉。愈久則遂無焉。至禽魚。多少有無。無一定焉。嘗一狗產子。其明朗。皮毛亦從殖。初見之。蛔蟲六十三條。長者寸餘。短者僅一寸。若非胎中產。蛔生下一日。何爲如此多。人狗雖異。造化同。古說未可

瀧涯神異經有言人腹中蛔蟲狀如蝌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荒誕之中亦有此奇說其或有所試乎鸕鷀吞生魚胃中有蟲裹刺化其魚是爲鸕鷀腹之消化者也史記華陀能出人腹中蛇後人華飾之言焉爾我嘗見鼠蛔長及至尾微大通身有節文以爲節相距可分其節至頭甚促如細絲密束者無手足其色淡白可謂鼠之寸白蛔者蟲之在內者蛔者蟲之在外者蛔者成于細緻造化之內蛔者生于肌肉敗壞之餘蛔居活體蛔生敗肉我嘗觀一寡婦病將死清中下尺漿子數頭是蓋楊中造化之氣已弗行以清已如在缸中致此怪爾是以蛔化於病成之後蛔爲病成之因是故蛔之災人爲甚爲瘵發喘致陽爲昧爲瀉爲寒熱爲癡態爲腹脹爲腹痛妨飲食奪色澤變化萬狀不可盡觀諸木之生蠹生養之氣反育于蠹彎蹇屈曲枯瘁腐朽痲痺癰瘤我始嘗疑彼自爲彼之生何以又爲人之害觀之於農圃而後知其說夫灌培之於苗專資纏者於此是以苗芳經立田圃之中則爲爭資其灌培之養苗

資則芳餘。芳資則苗餘。如蟲蟲相持。利害互異。是以
濡脂之造化不給養於其主。節以供其賦。賦徒捷釋。
以寫其主。主亦國亡。苛賦無所託身。世多言。甘成甘
旨。瘵成斷喪。然植之布華實。動之偶牝牡。斷此之不
可已者。亦男女之道也。唯鳥獸能時天地之發收。人
則多智情慾。搖動以致斷喪。可憫矣。

治安攻寄

兵喻第十二

造化之態。從剖析。則其流無變。合對待。則其原歸一。
世態不出治亂之二。人身不出病健之二。健用養。病
用治。養失則病。病則有事于治。病者敵也。醫者我之
將也。艸木金石。水火百物。皆攻寄之具也。其敵則苦
雄老練。能視其間。常謀顛覆。於是良民失業。上下不
能立焉。故衛生乃治家之策。治療乃攻寄之事。攻寄
者何。敵在寄。興亡繫此。彼攻我寄。我攻彼寄。是故病
之微。衛生不懈。則邪不勝。邪勝。自潰敗。已無良策之